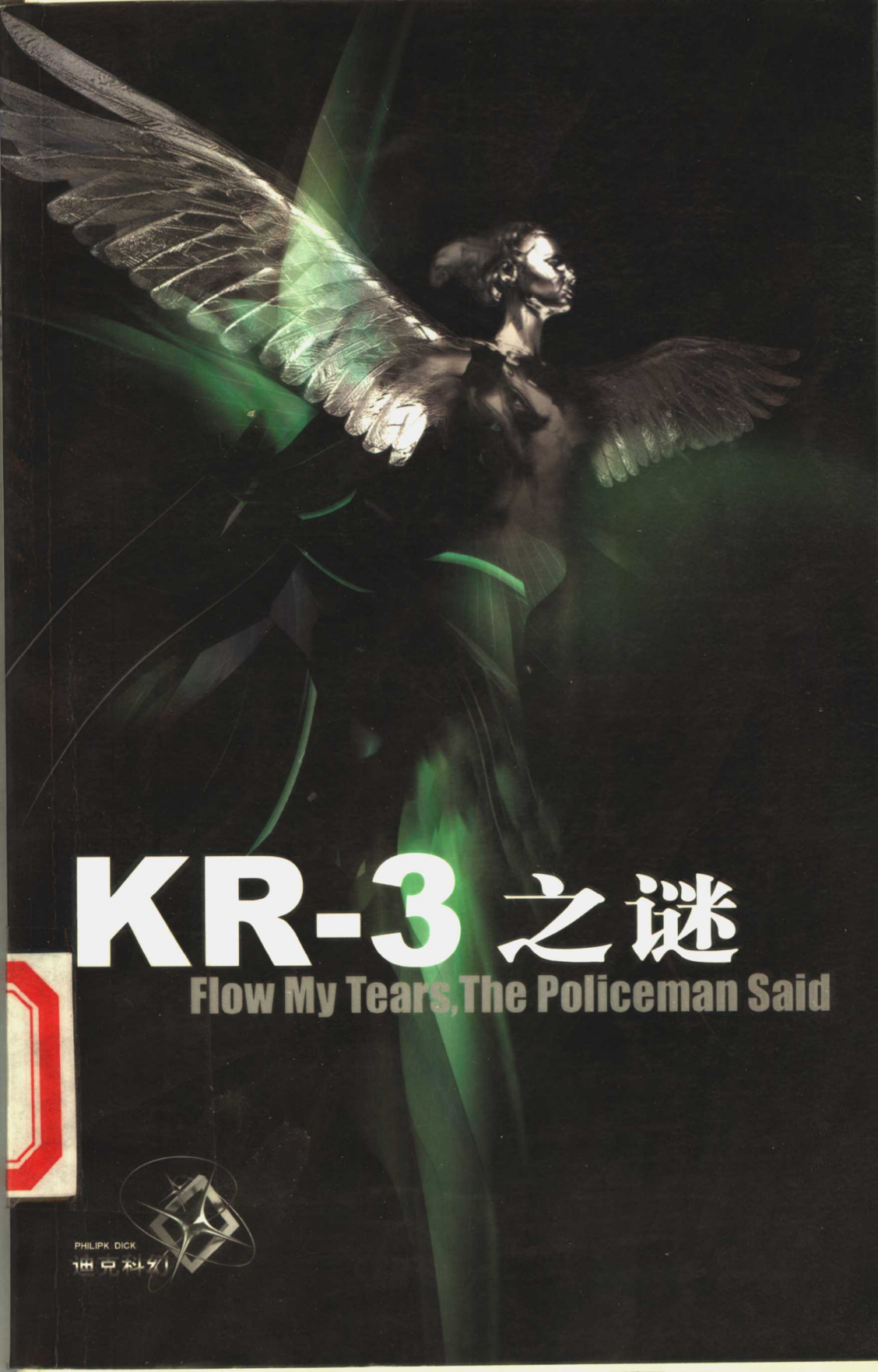




KR-3 之谜

Flow My Tears, The Policeman Said



PHILIP K. DICK

迪克科幻小说



KR-3之谜

Flow My Tears, The Policeman Said

PHILIP K. DICK

迪克科幻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KR-3 之谜 / (美)迪克著. —南京:江苏教育出版社, 2002.12

(菲利普·K·迪克科幻作品集)

ISBN 7-5343-4865-X

I. K... II. 迪... III. 科学幻想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8529 号

Flow My Tears, The Policeman Said

© 1974 Philip K. Dick

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Jiangsu

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intage Books

All rights reserved

书 名 KR-3 之谜
作 者 菲利普·迪克
译 者 胡 丹
插 图 高 涛
责任编辑 杨新华
出版发行 江苏教育出版社
地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(邮编 210009)
网 址 <http://www.1088.com.cn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
厂 址 南京市张王庙 88 号(邮编 210037)
电 话 025-5521756
开 本 670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2.5
插 页 2
字 数 192 000
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
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10 200 册
书 号 ISBN 7-5343-4865-X/G·4560
定 价 21.00 元
邮购电话 025-5400774, 8008289797
批发电话 025-3303538, 3300420
盗版举报 025-3204538

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邮购免收邮费,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

1

1988年10月11日,星期二,贾森·塔弗纳秀(电视节目名)还差三十秒就结束了。技术人员透过控制室的塑料气泡孔向外看了看,锁定图像部分的最后时间后,他指了指正准备走下舞台的贾森·塔弗纳,轻轻地敲了敲手腕,指向嘴巴。

贾森对着麦克风镇静地说:“朋友们,欢迎你们寄来的卡片和影像资料。请继续收看《与众不同的狗——斯考蒂历险记》。”

技术人员笑了笑,贾森也向他笑了笑,然后图像和声音都被关掉了。一小时的音乐综艺节目,也是年度最佳电视节目收视率第二的节目,就这样结束了,一切正常。

“我们在哪儿少了半分钟?”贾森对当晚的特邀来宾希瑟·哈特说道。他不明白哪儿少了半分钟,他总是喜欢为自己的节目计时。

希瑟·哈特说:“宝贝,这没什么。”她用冰凉的手掠过他有些湿润的前额,深情地抚摸着 he 褐色的头发。

“你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力量吗?”阿尔·布利斯,他们的经理人,走上前来对贾森说,“三千万人看着你拉裤子拉链,这也算是一个记录了。”

“我每个星期都是这样的,”贾森说,“这可是我独有的,就好像商标一样。嗨,你没看我的节目吗?”

“但有三千万人在看,”布利斯说,他那又红又圆润的脸上还渗着汗珠,“想想看吧,还会不断有人加入这个行列。”

贾森干脆地答:“在那些人都变成我的观众之前我就已经死了,感谢上帝。”

“说不定今晚你就要死了,”希瑟说,“你所有的歌迷都被吸引到了这儿,在外面等着把你撕成邮票大小的许多小块,然后一人一块珍藏起来。”

“其中有一些是你的歌迷,哈特小姐。”阿尔·布利斯边说边喘得像只

狗一样。

“烦透了。”希瑟冷冷地说。

贾森抓起她的手，紧紧地攥住，以分散她的不快。他不明白她为什么不喜欢歌迷，对贾森来说歌迷就是赋予他演艺生命的血液。他知道他的演艺生命，作为一个世界知名艺人的演艺生命，也只是一种生存，仅此而已。

两个特别警卫挤到贾森·塔弗纳和希瑟跟前。“我们已经按既定计划清理了一条出场通道。”其中一个胖些的警察气喘吁吁地说，“塔弗纳先生，我们现在就走，等会儿现场观众就要聚集到边门了。”他打了个手势给另外三个警卫，他们立刻走向闹哄哄的、挤满了人的过道。过道的尽头就是街道，那儿正停着一辆气派的豪华劳斯莱斯飞船，飞船尾部的火箭发射装置已经启动。贾森觉得它就像一颗机械心脏，一颗只为他这个大明星而跳动的心脏，这会儿它也为希瑟跳动。

她有权享受这飞船：她今晚唱得不错，几乎和我一样好——贾森暗自笑道。见鬼，让我们面对现实吧，他想。观众打开彩色三维电视可不是为了看特邀的明星，地球上有一千个这样的明星，火星上也有。

当他们艰难地推挤着穿过闹哄哄充满汗臭味的走廊时，贾森说：“你不喜欢歌迷，是因为你不喜欢自己。你在心里认为他们没有品位。”

“他们是笨蛋。”希瑟嘟哝着、诅咒着，因为她的大帽子被挤掉了，消失在密密匝匝的人群里。

“他们只是普通人。”贾森在她耳边说，他的嘴被她那耀眼的红发遮住了。这种著名的瀑布般的卷发在地球上的美容院里被广泛克隆。

希瑟说：“不是这样的。”

“他们是普通人，”贾森说，“他们是白痴，因为”——他轻咬她的耳垂——“因为普通人就是白痴，对吗？”

她叹了口气：“哦，上帝，我想坐在飞船中在太空里遨游。我只想拥有无尽的空间，没有人类的声音，没有人类的气味，没有人类嚼着九种荧光颜色的塑料口香糖的嘴巴。”

“你真的是很憎恨他们。”他说。

“是。”她轻轻地点点头，她停了一会儿，她扭头又说：“你知道你那美妙得要死的声音没有了，你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，不再辉煌。”然后她冲他

笑了笑，暖暖地。“我们在变老吗？”在歌迷的嘈杂声中她说，“在一起变老？就像丈夫与妻子？”

贾森说：“第六代是不会老的。”

“噢，不，”希瑟说，“会的。”她伸手向上抚摸他卷曲的褐色头发。“亲爱的，你开始染发有多长时间了？一年？三年？”

“上飞船。”出了大楼，走上好莱坞大道的人行道，他把她拉到身前快速地说。

“我就上，”希瑟说，“如果你为我唱一个本位高B音，记得当你……”

他把她塞进飞船，自己猫着腰也上了船。转身帮阿尔·布利斯关上了门，然后飞船升空，飞入了乌云密布的夜空。洛杉矶的夜空明亮如白昼，这闪闪的夜空是属于你和我的，他想。永远属于我们。一切都不会改变的，因为我们是第六代，我们俩都是。那些歌迷知道吗？

他冷冷地想，这可不是大家能共同享受的幽默。这是他俩所共知，但无法与大家共享的事实，因为一切本该如此。四十五年前，世界还很年轻，雨滴落在华盛顿特区现在已不见了的日本樱花树上，春天的味道萦绕在实验室上空。不过，那味道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。

“我们去苏黎士吧。”他大声说。

“我累极了，”希瑟说，“而且，那地方让我厌倦。”

“你厌倦了那房子吗？”他难以置信，那房子是希瑟为他俩挑的，这些年他们一直去那里——逃离希瑟所憎恨的歌迷。

希瑟叹息着说：“房子、瑞士手表、面包、鹅卵石、山头上的积雪。”

“山峦，”他说，令人心痛的寂静，“那好吧，见鬼，我自己去。”

“另找一个人和你一起去吗？”

他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问。“你想要我再找一个人去吗？”他问。

“你和你的魅力，你的俊美，你可以吸引世界上任何一个女孩子上你那张铜制的大床。不仅如此，到了那儿你还有更多的花招迷住她。”

“上帝呀，”他厌恶地说，“又是这些，总是相同的抱怨，你老是耽于这些幻想。”

希瑟扭头看着他，认真地说：“你知道自己长得怎么样，即使到现在这个年龄，你还是很英俊。每周一小时，三千万人都被你迷住了。使他们着迷的不是你的歌唱，而是你英俊的外表。”

“你也一样啊。”他小心地说。他累了，渴望去苏黎士郊区享受那里的寂静和与世无争。苏黎士正静静地等待着他们的到来，好像连房子也想让他们留下，不是一夜，也不是一星期，而是永远。

“我只不过是显年轻，看起来很年轻罢了。”希瑟说。

他仔细端详她：浓密的红发，白皮肤上有几颗雀斑，挺拔的罗马式的鼻子，深邃的大大的紫色眼睛。她说得对，她不显年纪。当然她从来没有用过电话色情网络，就像他一样。但事实上他上过那么一两次，所以没有上瘾，也从来没有过大脑受伤或早衰。

“你美极了。”他勉强地说。

“你呢？”希瑟说。

他不能为这所动摇，他知道他仍有魅力，这魅力是42年前印在染色体中的。事实上，他的头发已经花白，他确实染过了。脸上也出现了皱纹，但……

“只要我还有声音，”他说，“一切就会好的。我想要什么，就能有什么。你看错我了——这是因为你作为第六代所具有的冷漠，你珍藏的所谓个性。好了，如果你不想去苏黎士，你想去哪儿？你家？还是我家？”

“我想和你结婚，”希瑟说，“这样就无所谓你家还是我家，而是我们的家。我会放弃歌唱，然后生三个长得像你的儿子。”

“也有女儿吗？”

希瑟说：“都是男孩儿。”

他倾身过去，吻了吻她的鼻子。她笑了，拿过他的手，拍了拍。“今晚我们去哪儿都可以。”他说，声音轻轻的，坚定而低沉，像父亲一样，希瑟就喜欢这种声音。

她就怕他离开她。有时当他们争吵时，尤其是在苏黎士的房子里（在那里没人听见或干预他们的争吵），他在她脸上看到过恐惧，怕被扔下，只剩孤单的一个人，这种感觉令她充满恐惧。他知道，她也知道：恐惧是他们共同生活的一部分。在他们的演艺生活中并非如此，他们是专职艺人，必须完全控制自己，无论怎么生气，彼此无论怎么疏远，他们必须一起面对狂热崇拜的观众，闹哄哄的歌迷。

但他们之间没有恨。他们有太多相似之处，他们从彼此身上得到了许多。即使仅仅就像现在这样，相拥坐在劳斯莱斯飞船中，也令他们无比

“给你五秒钟的时间，看你能告诉我些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？”他严厉地说，“现在就说吧。”

“我要你过来陪我，”玛里琳用她惯常的不假思索的语气说，“你必须来，我有六个月没见你了，在这段时间里我想了很多关于我们的事，特别是关于上一次试音。”

“好了。”他恶狠狠地说。这就是他尽力为她——一个毫无天赋的人——创造的事业。他“啪”的一声挂上电话，转向希瑟，说：“我很高兴你从来不会碰上她，她真的是一个……”

“废话，”希瑟说，“我没‘碰上她’是因为你不让我碰到她。”

“不管怎样，”他说，并把飞船向右一转，“我给她安排了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试音，但结果都不令人满意。因为自尊心，她认为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她之所以会失败，我多少有些责任。你看过她的照片的。”

“她胸脯大吗？”希瑟问。

“事实上，是的。”他笑了，希瑟也大笑。“你知道我的弱点。但我尽了我该尽的责任，给她安排了试音的机会——两次试音。后一次是六个月前，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她很压抑，而且闷闷不乐，我不知道她想跟我说什么。”

他重重地捶在控制舱上，设置好前往玛里琳家的自动导航系统，那儿的屋顶很小，但足够停下他的飞船。

“她可能爱上你了吧。”希瑟说。

“就像其他四千万人一样。”贾森温和地说，他将飞船直立泊好，放下梯子。

希瑟让自己在飞船的座位上坐得更舒服些，说：“别呆得太久，否则我就一个人走了。”

“把我留在这儿和玛里琳纠缠在一块儿？”他说着，两个人都大笑起来。“我马上就回来。”他穿过屋顶走向电梯，按下按钮。

一走进玛里琳的公寓，他就马上看出她心不在焉。她整张脸皱成了一团，身体缩在一起，好像在尽力吞下自己。还有她的双眼，没有什么或有关女人的事会令他如此不安，但现在确是这样。她的双眼圆睁，瞳孔也张得大大的，紧盯着他。她静静地站起来，面对着他，双臂交叠，一切都表明了她的坚决和毫不妥协。

业的顶峰。

“这些‘惹眼的’领带……”他说，就在这时候飞船中的电话响了，他拿起电话，说了声“喂”，可能是阿尔·布利斯打电话告知今晚节目的收视率。

电话不是阿尔打来的，他听见的是一个女孩的声音，很刺耳，刺痛了他的耳膜。“贾森吗？”女孩大声地问。

“是我，”他说。他用手盖住话筒对希瑟说：“是玛里琳·梅森，我他妈的为什么要把这个电话告诉她呢？”

“到底谁是玛里琳·梅森？”希瑟问。

“我呆会儿告诉你。”他拿开话筒上的手，“我是贾森，亲爱的，活生生的贾森就在这儿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你的声音听上去很糟糕。他们又在赶你走吗？”他冲着希瑟眨眨眼，不屑地咧嘴笑了笑。

“别跟她说了。”希瑟说。

他又一次盖住话筒对她说：“我会的，我在尽力，你没听到吗？”然后对着话筒说：“好了，玛里琳，有什么心里话要跟我讲，我听着呢。”

可以这么说，这两年他一直在提拔玛里琳·梅森。她想成为一名歌手——出名的，富有的，受人爱戴的歌手——就像他一样。一天，她在演播室里闲逛，当时正在彩排，贾森就是在这个时候注意到她的。小小的紧绷着的满是愁容的脸，短短的腿，太短的裙子——他一眼看到的只有这么多。一周后，他安排她去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试音，公司的创意人员和唱片制片人参加了试音。

那个星期发生了很多事情，这些事情都与歌唱无关。

玛里琳絮絮叨叨地说着：“我得见你，否则我就自杀，都是你的错，你会内疚一辈子的。我会告诉希瑟·哈特我们睡过觉。”

他在心里叹了一口气，见鬼。他已经很累了，经过一个小时的节目他已经筋疲力尽，因为在整个节目过程中，他一直在微笑、微笑、微笑。“今晚我要去瑞士，”他坚定地说，好像在对一个歇斯底里的小孩说话。通常，当玛里琳处于半疯状态指责他的时候，这种语气很管用，但这一次不灵了。

“坐上你那辆价值百万的劳斯莱斯飞船，五分钟就过来了，”玛里琳喋喋不休着，“我只想和你说五秒钟话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”

她可能怀孕了，贾森暗自想到。可能她一直故意——或许是无意——忘记吃避孕药了。

“说吧。”贾森边说边思忖着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。通常——事实上总是这样——他可以控制与女人有关的任何状况，这是他的专长，但这次他觉得尴尬。她的脸在层层化妆品下，已经毫无血色，就好像一具行尸走肉。“还想来一次试音吗？”贾森问，“这就是你想说的？”

玛里琳摇了摇头。

“好了，告诉我是什么事。”他说道，疲倦而又不安。但是他控制着不安的情绪，以他的精明和经验不会让她有丝毫觉察。跟女人打交道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必须彼此坦率。重要的是如何做，而不是做什么。

“我有件东西给你。”玛里琳转过身，走进厨房。他跟了过去。

“你还在因为那两次不成功的试音埋怨我。”他说。

“给你。”玛里琳说。她从洗涤槽中拿出一个塑料袋，站了一会儿，她的脸依旧僵硬且毫无血色，眼球突出，眨都不眨一下。接着她扯开塑料袋，挥动着，迅速地走向他。一切发生得太快了，他本能地向后退，但是太慢，也太迟了。明胶似的带吸管的卡里斯托海绵抓住了他，吸附在他胸口上。他已经感觉到吸管刺入了他的身体，刺入了他的胸膛。

他跳起来从头顶的橱柜里，抓出还剩半瓶的苏格兰威士忌，飞快地拧下盖子，把威士忌倒在那明胶似的生物上。他神智清醒，一点儿都不慌张，只是站在那儿把威士忌泼在那东西上。

有好一会儿什么也没发生。他尽力控制住自己，不慌张。那东西开始冒泡、收缩，从他的胸膛上掉在了地板上。那东西死了。

他觉得很虚弱，坐在了餐桌边。此时他挣扎着不让自己失去知觉；一些吸管还留在他的身体里，它们还在蠕动。“不错呀，”他使尽全身的力气说道，“你几乎算计到我了，你这个狗娘养的。”

“不是几乎，”玛里琳·梅森声调平淡，毫无感情，“有些吸管还在你体内，你知道的；从你的脸上我就知道。一瓶威士忌是弄不出这些吸管的，什么也弄不出来。”

就在这个时候他昏倒了。模模糊糊地，他看见绿灰相间的地板直立起来压住了他，然后什么也没有了，只剩下甚至连他都不在其中的真空。

疼痛。他睁开眼睛，下意识地摸摸胸膛。他身上手工制作的真丝西服没有了，他穿着棉质的病号服，平躺在担架车上。“上帝。”他声音浑浊



贾森将威士忌泼向了疯狂的明胶生物

“说吧。”贾森边说边思忖着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。通常——事实上总是这样——他可以控制与女人有关的任何状况，这是他的专长，但这次他觉得尴尬。她的脸在层层化妆品下，已经毫无血色，就好像一具行尸走肉。“还想来一次试音吗？”贾森问，“这就是你想说的？”

玛里琳摇了摇头。

“好了，告诉我是什么事。”他说道，疲倦而又不安。但是他控制着不安的情绪，以他的精明和经验不会让她有丝毫觉察。跟女人打交道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必须彼此坦率。重要的是如何做，而不是做什么。

“我有件东西给你。”玛里琳转过身，走进厨房。他跟了过去。

“你还在因为那两次不成功的试音埋怨我。”他说。

“给你。”玛里琳说。她从洗涤槽中拿出一个塑料袋，站了一会儿，她的脸依旧僵硬且毫无血色，眼球突出，眨都不眨一下。接着她扯开塑料袋，挥动着，迅速地走向他。一切发生得太快了，他本能地向后退，但是太慢，也太迟了。明胶似的带吸管的卡里斯托海绵抓住了他，吸附在他胸口上。他已经感觉到吸管刺入了他的身体，刺入了他的胸膛。

他跳起来从头顶的橱柜里，抓出还剩半瓶的苏格兰威士忌，飞快地拧下盖子，把威士忌倒在那明胶似的生物上。他神智清醒，一点儿都不慌张，只是站在那儿把威士忌泼在那东西上。

有好一会儿什么也没发生。他尽力控制住自己，不慌张。那东西开始冒泡、收缩，从他的胸膛上掉在了地板上。那东西死了。

他觉得很虚弱，坐在了餐桌边。此时他挣扎着不让自己失去知觉；一些吸管还留在他的身体里，它们还在蠕动。“不错呀，”他使尽全身的力气说道，“你几乎算计到我了，你这个狗娘养的。”

“不是几乎，”玛里琳·梅森声调平淡，毫无感情，“有些吸管还在你体内，你知道的；从你的脸上我就知道。一瓶威士忌是弄不出这些吸管的，什么也弄不出来。”

就在这个时候他昏倒了。模模糊糊地，他看见绿灰相间的地板直立起来压住了他，然后什么也没有了，只剩下甚至连他都不在其中的真空。

疼痛。他睁开眼睛，下意识地摸摸胸膛。他身上手工制作的真丝西服没有了，他穿着棉质的病号服，平躺在担架车上。“上帝。”他声音浑浊

地说,两个医护人员正快速地推着担架车在走廊里疾行。

希瑟·哈特跟着担架车,低头看着他,焦急、惊恐,但像他一样的沉着。“我知道一定出了什么事,”她快速地说,“我没有在飞船里等,我跟着你下来了。”两个医护人员把他推进了一个房间。

“你可能以为我和她会躺在一张床上。”他说着,显得有些虚弱。

“医生说,”希瑟告诉他,“多耽搁一会儿,你就会死于肉体侵犯。就是那东西刺入你的身体引起的。”

“我被那东西吸住了,”他说,“但我没让那东西所有的吸管都进入我的身体。可是等我意识到的时候还是太晚了,有一些吸管还是进入了我的身体。”

“我知道,”希瑟说,“医生告诉了我。他们会尽快给你动手术,如果它们刺得不深的话,医生还有办法救你。”

“在危机来临时我表现得不错,”贾森说,他闭上双眼,忍住疼痛。“但还不够好,就是不够好。”他睁开眼睛,看见希瑟在哭。他抓住她的手,她也紧握住他的手,他感觉到了她爱的力量。然后他什么也感觉不到了,除了疼痛。他感觉不到其他东西,没有希瑟,没有医院,没有护士,没有灯光,也没有声音。这是凝固的时刻,他完全融入了这静止的时刻。

2



醒来的贾森发现一切都已不见了

阳光透进窗口，在他紧闭的双眼上撒下了一片亮亮的红晕。他睁开眼睛，抬起头看看周围，想看看希瑟和医生在哪儿。

他孤单地躺在屋里，没有其他人。房间里有一面能把人照变形的裂了的镜子，满是油渍的墙上有几盏丑陋的灯，附近的某个地方一定放着一架音量开得很大的电视机。

他不是在医院里。

希瑟不在这儿，不在他的身边。没有她，一切都没有了意义。

天哪，他想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

胸口的疼痛没有了，很多其他的东西也不见了。他颤抖着推开肮脏

的毛毯，坐起来，摸摸自己的额头，尽量让自己清醒些。

他意识到这是一间旅馆，一家令人作呕、虱虫遍地的下等旅馆。没有窗帘，没有浴室，就像他走红之前住过很多年的地方。一切又回到了从前，没有熟人，也没有钱。这是他一直想忘记的一段黑暗时光。

钱呢？他摸索着衣服，发现身上穿的不是病号服，又穿回了那套手工制作的真丝西服，只不过这会儿衣服已经变得皱巴巴。在衣服的内袋中，那一大匝钱，他打算带到拉斯维加斯的钱还在。

他快速地环顾四周，想找电话。房间里当然不会有，但旅馆大堂里应该有。他该打给谁呢？希瑟？阿尔·布利斯，他的经理人？莫里·曼，他的电视节目制片人？比尔·沃尔夫，他的律师？亦或是尽快给他们每个人都打一个。

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诅咒着。动物本能控制了他，强壮的身体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。他不知道谁是敌人，这让他觉得很害怕。他生平第一次感到了恐慌。

过了很久了吗？他问自己。不知道，他对此毫无感觉。现在是白天，肮脏的窗户玻璃外，天空里有似远似近的飞船的声音。他看了看手表，十点三十分。知道几点又怎么样？他知道现在也有可能已是一千年以后了，无法从手表上知道时间。

但电话帮得上忙。他走进脏兮兮的走廊，找到楼梯，抓住楼梯栏杆，拾级而下，来到了空荡荡的旅馆大堂里，这里只有一些肮脏的旧软椅。

幸好他有零钱。他摸出一枚一块钱的金币，拨了阿尔·布利斯的号码。

“布利斯天才经理人公司。”电话中传来了阿尔的声音。

“听着，”贾森说，“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。看在上帝的面上，来接我吧。带我离开这儿，带我去别的地方。听懂了吗，阿尔？明白了吗？”

电话那头是一阵沉默，过了一会儿，那边传来阿尔冷冰冰的声音：“您是哪位？”

他咆哮着说出了自己的名字。

“我不认识你，贾森·塔弗纳先生。”阿尔·布利斯说，一副事不关己的语气，“您不会是弄错电话号码了吧？您找谁？”

“就找你，阿尔，阿尔·布利斯，我的经理人。在医院里发生了什么

事？我怎么从这儿出去？你知道吗？”他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使自己的话听起来更合理些，“你能帮我找到希瑟吗？”

“哈特小姐？”阿尔说，嘿嘿笑了几声。

“你！”贾森吼道，“你不再是我的经理人了，就这样，无论如何，你被解雇了。”

阿尔·布利斯又轻笑了两声，啪嗒挂上了电话。

我要杀了这狗娘养的，贾森想。我要把那个肥胖的秃头矮个子混蛋撕成碎片。

他想对我怎么样？我不明白，是什么突然使他与我反目？上帝啊，我到底对他做过什么？十九年了，他一直是我的朋友，我的经理人，以前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。

再打给比尔·沃尔夫试试，他想。比尔总会在办公室里，随叫随到，我肯定能找到他弄清楚是怎么回事。他又投了一枚一元的金币，想了想比尔的号码，拨了电话。

“沃尔夫和布莱恩律师事务所。”女接待员接了电话。

“我想和比尔讲话，”贾森说，“我是贾森·塔弗纳，你认识我的。”

接待员说：“沃尔夫先生今天出庭去了，您可以和布莱恩先生通话，或者下午沃尔夫先生回来后我请他给您回电话。”

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贾森问，“你认识贾森·塔弗纳吗？”此时他的声音已不受他控制了，越升越高。他尽力控制住自己，但他无法停止双手的颤动：事实上，他全身都在发抖。

“对不起，塔弗纳先生，”接待员说，“我现在真的无法联系到沃尔夫先生，或者……”

“你看电视吗？”他说。

“看的。”

“你没听说过我吗？听说过每周二晚九点的贾森·塔弗纳秀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塔弗纳先生。您真要和沃尔夫先生直接谈，请留下您的电话号码，我一定会让沃尔夫先生给您回电话的。”

他挂了电话。

我疯了，他想。也许是她疯了。她，还有阿尔·布利斯，那个狗娘养的东西。天哪！他摇晃着离开电话机，坐在一张褪色的软椅上。坐上去

很舒服，他闭上双眼，缓缓地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开始思考一些事情。

他想：我有五千美元钞票，还不是完全走投无路。那东西已不在我的胸膛上了，包括它那些刺入我身体里的吸管。在医院，他们肯定已经动手术把吸管从我体内拿出来了。不管怎样至少我还活着，真庆幸自己还没死。会有时间上的差错吗？他问自己。哪儿有报纸？

他在附近的沙发上找到一份《洛杉矶时报》，时间是1988年10月12日，没有时间差错。今天是自己节目的第二天，也就是玛里琳把他送到医院的那一天。

他有主意了。他把报纸翻到娱乐版。目前，他每晚出现在好莱坞希尔顿大酒店的波斯套房——事实上已经有三周了。但因为要上节目，所以周二几乎是不去的。过去三周酒店一直以他为卖点，但现在报纸上登出的广告已经没有了。他想，也许在别的版面上吧。他认真地翻遍了报纸的所有版面。艺人的广告一则接一则，但没有他的。他的照片持续出现在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已经有十年了，从来没有遗漏过。

再试着打一个电话吧，他想。打给莫里·曼。

他拿出钱包，找出写有莫里电话的小纸条。

他的钱包很薄。

所有的身份证明都不见了！有了这些才能说明他存在，有了这些证明才能安全通过警方的检查站，否则就会被射杀，或被关进劳改营。

没有身份识别卡，我活不过两小时，他暗自想到。没有身份识别卡我甚至不敢走出这个快塌了的旅馆大堂到大街上去。他们会认为我是从某个校园里逃出来的学生或老师，我下半辈子会成为奴隶，做粗重的体力劳动，我就会成为他们所说的“边缘人”。

他想，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活下去，让公众人物贾森·塔弗纳，去死吧。

他可以感觉到他这会儿的大脑思维已非常清晰。他告诉自己：我成了“边缘人”了，我一定能走出困境的。

他想，比如说，我可以用这些钱去沃茨区买假的身份识别卡，用所有的钱。据我所知有一百人在从事假卡生意，我从来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用假卡，本来贾森·塔弗纳这个拥有三千万观众的公众人物决不会用。

在所有的三千万观众中，他问自己，会有人记得我吗？哪怕只有一个？不知“记得”这个词是否用得恰当。我说这话，好像是已经过了好多